



编辑:周逸平  
组版:卞慧

## 我脑海中的父亲

◆高巧如

人生的有些瞬间惊艳了时光,那些瞬间留下的画面让人终生难忘,父亲的无数画面,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,尽管他已经过世三十多年。

父亲是砖瓦厂的工人,常年三班倒,砖头来不及销售时他就要一天上班十二小时,如果轮窑不停火,春节期间还要加班。父亲兢兢业业地工作,从不抱怨辛苦,我家的一个抽屉里直到现在还有父亲被评为“先进工作者”的一沓奖状。父亲上要赡养老人,下要培养四个子女,家里亲戚又多,门面开销大,他任劳任怨地工作。父亲下班时满身灰尘的画面,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。

父亲深爱着家里的每一个人。母亲是机械厂的翻砂工人,她所在的车间时常“开炉”——用炉子将铁块熔化,然后把滚烫的铁水浇入模具,父亲认为开炉是男人的活计,如果开炉时间跟他的上班时间不冲突,父亲就会让母亲在家歇着,自己去顶替母亲上班。在外地工作的大姐和二姐难得回家一次,每次她们回家时父亲都会烧一两个好菜。父亲还会冒雨走几里路给上学的三

姐和我送伞……父亲对儿女疼爱的画面,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父母的收入有限,他不得不想办法改善家人的生活:下班后一手提着趟网一手拎着木桶去河边拉螺蛳,休息日去钓鱼;夏天下河摸河蚌……父亲业余时间忙碌的画面,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。

父亲会很多手艺,是个生活达人。他初夏时用麦秆在院子里搭敞篷,让我们有个荫凉的活动场所;他用稻草搓绳子、编草鞋、编饭笸子;他会做包子蒸馒头擀面条擀馄饨皮;他会用丝线织取螺蛳的“蹿网”和“扒斗”;他会用芦柴和红纸给邻家的男孩做元宵节玩的“蛤蟆灯”。父亲手工劳动的画面,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。

父亲是个热心肠的人,怀利他之心,行利他之事。磨菜刀时,他会顺手帮邻居磨一下;马路上的砖块松动了,他会默默地到家里拿出瓦刀前去固定好;挑着担子吆喝补凉席的老人遇到了雷雨,他把这个老篾匠请到我们家里吃便饭;庄户人家砌房子时,他总是一口答应帮忙做小工,甚至为此调

班。父亲热情关心他人的画面,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。

父亲忙碌了一辈子,省吃俭用了一辈子,他在我即将工作和家庭生活就要好转的时候病逝了,那时父亲退休还不到两年。

三十年来,父亲的音容笑貌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,好多美好的瞬间始终挥之不去;我小时候,父亲将炒蚕豆嚼碎了喂给我吃;我略大一点,父亲做菜时将萝卜芯切成条给我吃;父亲上夜班时在单位食堂就着黄芽菜汤吃饭,将肉圆省下来带给我们吃;我再大一点,父亲教我如何生炭炉和切菜;开学时,父亲从橱柜的抽屉中拿出夹在书里的钱给我去报名;我第一次离家读书时,父亲把我的行李送到溱潼汽车站,汽车开出车站时噙着泪水的父亲和母亲还在张望……

这就是我的父亲,一生辛劳、勤俭爱家、与人为善的父亲。

鸡雀湖的水面有父亲钓鱼趟螺蛳的身影,湖西庄的马路上有父亲上班的匆匆脚步,我的脑海中有无数个父亲的瞬间。我思念父亲,三十多年的思念始终像湖西庄的河水,一直静静地流淌……

## 我至今还在写春联

◆杨爱东

上过私塾的父亲每年腊月底都会买几张红纸,在家里研墨写春联。他用端庄秀丽的毛笔字写的春联透露出心底的美好愿望。我和哥哥也曾要求父亲让我们写过,可是我们的毛笔字不是像醉汉就是像没堆好的柴草。不满意的父亲叹了一口气说,要先把毛笔字练好。

十八岁时我在家务农,决定练毛笔字,于是上街买了《大学书法》和字帖,又从当村干的同学那里找来旧报纸。我从点开始练习,反复揣摩书上交代的要领。一次摊开报纸练字时,父亲从田里回来了,我惶恐得像做错了事,赶紧把报纸收起来,父亲既没责怪也没鼓励我。

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,我的字不再东倒西斜了。有一天我正在聚精会神地练字时父亲又来到我身边,他温和地说,该顿笔就顿笔,该回笔就回笔,这样字才有精神,才会像一个人昂首挺胸地走在大路上。

等到我的毛笔字稍有长进,父亲便把写春联的事交给我。我像父亲那样用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按住红纸,用小指推着裁,裁出的红纸边子像锯齿,于是尝试着拿起菜刀,裁出的红纸果然规整了……

1987年年底,我豪情满满地端坐在桌前,手握毛笔,身体微倾,反复蘸墨,准备写第一副春联,可是心里总像有个小鹿在乱撞。我硬着头皮写完后,正在做家务的父亲连忙跑过来看,他点了点头,我高兴得如同吃了蜜糖,于是继续一丝不苟地写起来……尽管我的手时常被红纸和墨汁染得很难看,但心里十分高兴。

三十几年来,我一直坚持写春联,尽管写的字还不够端庄秀气,但每一笔都透露出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。亲友和邻居也经常让我为他们写春联,后来商店和地摊上的春联既多又便宜,于是手写的春联被冷落了。尽管如此,我仍然坚持每年买几张红纸在家里写春联。

### 鹧鸪天·清明祭祖(晏几道体)

◆李庆云

常悲无法续前缘,唯求考妣早成仙。  
天堂无疾春长久,宇殿清闲月永圆。  
躬身敬,忆从前。纸钱聊表苦心煎。  
温情厚爱藏心里,四季平安慰九泉。

## 老家的那口咸菜缸

◆潘福平

老家的那口咸菜缸,上天下小,四周有一条条凸出来的条纹,它呈紫红色,由陶土烧制而成。

这两口陶土缸是父亲买回来的,一口靠灶台放着做水缸,一口放在堂屋的西北角,留着腌咸菜。我们弟兄俩顽皮,有时在缸里躲猫猫。

每年秋收时节,母亲就将菜园里的“高脚青”白菜铲起来洗干净,骑放到菜园子边上用芦竹编起来的围栏上,晾晒一段时间。

秋收秋播时节很忙,参加集体劳动的父亲母亲只有在放工之后,才有时间腌制咸菜。在昏暗的煤油灯下,母亲将晒得半干的“高脚青”一棵一棵理顺,从缸底往上摆放,放一层白菜,撒一些粗盐。每放到四五层,父亲就爬进大缸,用洗净的双脚踩踏,一直踩到青菜渗出卤汁。当白菜放到咸菜缸缸口时,父亲就用塑料薄膜盖在缸口,再用绳子沿着缸口扎得严严实实。

那些年物资匮乏,咸菜是农村人常吃的小菜。从咸菜

缸里拿出一两棵咸菜用水洗一洗,在砧板上切碎了生吃。讲究一点的时候将咸菜放在碗里,滴几滴菜籽油或豆油,煮粥或烧饭时放到锅上面蒸熟,吃起来香味十足。有时我和弟弟用自己做的简易鱼钩钓几条鲢鱼,刮去鱼鳞,摘去内脏,丢在碗里与咸菜一起放入饭锅炖了吃,味道极好。

咸菜缸伴随我及家人度过了那个日子贫瘠的年代。

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家家户户发生了变化。我家三亩多的责任田,一年可以打不少麦子和稻子,粮食多了,副食品也跟着多起来,平时家中吃的小菜也可以随时到本庄的商店里买,咸菜缸就开始退居二线了。父亲用闲置的咸菜缸堆放稻子,先将咸菜缸倒满,再在上面垒上芦苇编的“节子”,这样稻子就没有受潮的稻脚子了,而且可以在缸内放些熏蒸的药,稻子不易生虫。

咸菜缸退到三线是近几年的事。村里的责任田全部流转给了种田大户,家中没

了麦子和稻子,开始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买米买菜吃的日子,于是我请人把咸菜缸移到庭院的西南角。天上下的雨水常常将空缸注满,天落水就会沿着大缸的边沿慢慢地外溢,慢慢地流向大地,慢慢地释放着它的孤独。

老屋大门的钥匙放在堂嫂家里,请堂嫂有空时帮忙到老屋开开门窗,让老屋有些生命的气息。

前年清明节我回老屋,心血来潮,决定将丢在庭院西南角的咸菜缸利用起来。我在里面装了些沙子和泥土,又到邻居家的池塘里挖了两三段莲藕种苗,插进去,放些水,让莲藕慢慢生长。后来我整个夏季都没有回去,全靠堂嫂照看老屋。国庆假期带着孩子回老屋,缸内的荷叶半青半黄,荷叶的十多根枝条依旧挺立向上。遗憾的是我错过了荷花在咸菜缸内盛开的景象。

一口咸菜缸,一口椭圆形肚子的咸菜缸,一口容量很大的咸菜缸,不折不扣履行着自己的使命。

老家的那口咸菜缸陪伴我长大,装着我的快乐,丰富了我的成长经历,注满了我的乡愁。

## 人民怀念你

1=B 4/4 稍慢 深情地 独唱 宋家鹏 词 黄荣林 曲

f (3̣ 5̣ 3̣ 6̣ 5̣ | 4̣ 3̣ 2̣ 3̣ i - | i 2̣ 3̣ i 6̣ 3̣ i 6 | 4̣ 3̣ 5̣ 2̣ - | 3̣ 4̣ 5̣ 6̣ 5̣ - | 4̣ 3̣ 2̣ 3̣ 6 - | 5 7 2 4 3̣ 2̣ | i - - - )

mf 3 5 5 3 6 5 6 5 | 4 3 2 3 1 - | 6 7 i 6 2 3 7 6 | 井 岗 的 星 火, 终 于 燎 原。 延 安 的 宝 塔, 东 方 的 巨 龙, 腾 飞 云 天。 新 新 的 中 国,

f 6 3 5 7 6 5 - | 3 0 2 3 3 5 6 5 6 i | 2 2 7 6 1 5 6 - | 金 光 闪 闪。 你 拯 救 了 民 族, 脱 离 苦 难。 春 花 烂 漫。 你 走 过 的 足 迹, 又 深 又 远。

f i 0 6 i i 2 3 2 3 5 | 7 7 6 5 i 6 i - | 3 3 4 5 6 5 5 - | 你 对 人 民 的 厚 爱, 恩 重 如 山。 } 历 史 的 长 河, 你 描 绘 的 蓝 图, 定 能 实 现。 }

f 6 6 5 6 i 7 6 2 - | 3 2 3 3 5 7 6 5 6 i | 2 2 2 6 i 7 6 5 - | 溶 入 你 的 诗 篇。 人 民 的 记 忆, 铭 刻 你 的 容 颜。

f 7 7 3 5 7 6 5 6 i | 2 6 i 2 3 5 5 | 6 5 6 4 3 5 2 3 | 千 秋 伟 业, 幸 福 家 园。 人 民 怀 念 你,

f 7 7 6 5 i 6 i - :|| 6 5 6 4 3 5 2 3 | 7 7 6 5 i 6 i - | 永 恒 不 变。 人 民 怀 念 你, 永 恒 不 变。

f 0 2 2 i 2 6 | 6 - - - | 5 - - - | 5 - - - | 5 0 0 0 || 永 恒 不 变。